兩山墨談

兩山墨談卷之七

吳興陳霆

天地之間陽明之日無幾而陰霾之時恒半此其盈虛消長固曰常理然實氣運世數之非偶然者也史綱於北漢降宋特書漢亡既以駁歐公史例之失矣其餘說復曰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殄滅無餘譬則氣祲之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然觀是年之後不三年西夏即起繼遷叛命雖招誘甚勤

而倔強日甚至元昊之世攻殺覆陷大爲宵旰之憂視宋始終相爲敵國原其胚胎醞釀固在太原將下之時譬則六陽甫壯而一陰遽長雖大鈞造物亦莫得而禁遏也古云外寧必有内憂而治亂否泰相爲倚伏人君鑒此可不謹於微哉

五代史唐明宗紀曰帝本夷狄無姓氏父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賜姓名李嗣源後天成二年十一月丙午追尊祖考爲皇

帝載其先世曰高祖聿胄祖叔祖琰考寬夫聿叔琰寬雖中國名之佳者不過如此帝既生長夷狄無姓氏矣然則四者之名又安從得耶求之以意必也帝既即位思欲自掩其胡俗之陋故即其所憶影略者撰為先世之名而有司乃文而飾之者之廟冊正猶唐元宗妄意紹唐命有司撰其名氏而句之世次者也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宋梁以盜賊唐晉漢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昔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

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弑中間名義可言而事體稍正者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慚德且其滅梁徒以志雪父讐非眞爲唐計也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際差若無歉蓋石晉傾亾契丹旣去斯時中國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國之人心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旣而歸終于寢付畀于子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自殖置不爲晉氏一擧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

敗而睥睨其後盡下莊子之故智大率本出而
下奸雄乘時徼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闕
於知遠也其最可悼者父子繼世才四年即爲
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盡前後建
號者三十餘年亦蕞然蜀漢之末其失由作史
者抑太原爲北漢漢氣脉實聯而名號各別此
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
莊宗之後有嗣源明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
後有柴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

其外勢雖全而內脉實絶作史者宜有特筆以表實錄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亡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愍之時南宮氏作史斷直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襄既卒特書曰嬴氏亡秦亡然後叙呂政之所從出而定爲後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之晉亡然後叙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爲後晉夫邪郛曖昧爲牛猱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亡尚存若適異且其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

有内絶之疑然豈可遽加外亾之文南宮之論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亾人之國恐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無可藉口大既欲以莊宗即位之後定爲東唐而別嗣源以下爲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史册比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

謂漢乃知遠一脉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也莊宗繼及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鴈門李氏之唐絕然後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遼佶異類周祖既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柴立明周移於守禮之柴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於薛何之亂仍於各主嗣立之下因文立論而

明立之戒夫然後祚命短長統系斷贖首徹眞僞皆昭然于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園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目欽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但亦可備一說也

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

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鳥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王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之言先儒斷以爲萬世罪人則三言之悖道可知矣然金陵之前固有進說類是者後唐大理少卿康澄言於明宗曰爲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

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忠言不聞深可畏當時識者皆多澄言夫不審其事之所重而察其言之所在則所謂五不懼者若與金陵之說一轍矣識者奚嘆其切於時病耶惟夫六畏之可畏有重於五者之可懼使能致畏於六者則五懼固可轉而樂焉是五者之不足懼非如金陵之太然無所倚省而一任之私意者也金陵惟持三不足之說而併澄所言六畏者亦漫不介意是故當時賢

士伏忠言隱廉恥喪毀釁亂四人遷崇上下詢
名而小人繼柄以釀蠱蔓殖稔成靖康之禍嗚
呼澄之言豈非有國者之遠鑒哉

儒者論治國之要在齊家而齊家以閨門之禮
正始之道爲先務故乾坤首易關雎始詩釐降
之紀大婚之謹斯聖人愼於男女之際而防夫
嫌疑之微者也衛宣公爲子而烝庶母爲父而
奪子婦自彼而觀若謂恒事也而身歿之後子
頑復繼烝乎上宣姜亦通好于下禮義廉恥蕩

然廢棄彼其所以肆無顧忌者以爲是先公之所常行而國人之所習見者也然則貽謀不可不愼歟牆有茨不可歸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味此則宣姜與頑情好之篤過於同牢合巹者數倍使宣公地下聞是言目當不得瞑矣宣姜本伋子之婦而一登新臺即忘原訂顧諱伋俾死焉其制行醜惡曾何足議而予特云云者以誅宣公而示後世也嗚呼刺妃入侍才人之冊立繼踵父妾爲后大眞之改號聯蹤有國者

觀此貽謀示則可不慎歟

周公謹記宋孝宗聖政內一條云張說嘗得旨會朝士從官畢集上以上尊珍饌助說說上表謝因附奏兵部侍郎陳良祐獨不至是違上旨也既而上以說必卜夜命天廚再賜說大喜幸復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憮然而罷令按孝宗實錄不赴張說者乃天台陳良翰非良祐也良祐是時亦位從官且在預席之數一字

不審遂致美惡失實乃知古今紀錄如此類之誤者蓋多矣

漢高昭靈后之名不見於史策皇甫謐謂姓王握成圖謂姓含皆非正史所出疑不足據司馬貞嘗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云母溫氏予觀史記高帝本紀母曰劉媼盖媼溫形相侶豈固因媼之文疑爲溫字之誤而改從之耶然紀中所載如云王媼呂媼者屢屢言之媼盖當時婦人長老之稱則劉媼非字誤也后不知何如人

據史傳言之其生感赤龍之交殁致朱虵之現則亦異甚矣

鹽雖遍天下皆產然惟東南負海爲盛其餘川貴則鹽井河東則鹽池沙漠則鹽澤皆以斥鹵潤下水泉鹹滷積而成鹽予至山西經行忻崞閒平原廣野或日二三十里之地彌望若晨霜積雪時方秋仲意甚訝問之則地所生鹽花也土人刮而熬之輒成鹽微有蒼黃色者此猶疑其地近滹沱意者下濕之故及巡行太谷榆次

彼皆高亢之地而亦復產此甚則尋丈之間或
園生鹽此則種藝無有不可曉者乃知化工之
妙有出於常理之外者如此
漢武故事載李少翁以方術不驗上怒誅之後
月餘使者籍貨從關東還逢於驛亭謂貨曰爲
吾謝上不能忍小昔而敗大事乎上幸自愛後
四十年求我於方山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
悔此事荒謬難信乃知天寶遺事所載明皇既
殺羅公遠後使者遇之於蜀全效尤乎此又云

上數微行公孫弘亟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八十餘陛下擢爲宰相士猶爲知己死況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乃自殺上聞而悲之按弘傳弘以病卒初不著其自殺也

程嬰公孫杵臼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碣表然即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史傳嬰卒抱孤匿山中十五年予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

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巒重複行旅罕涉意藏
孤於此後閱山西通志載盂縣北五十里有藏
山爲程氏藏孤處山與五臺接境云
唐梧岡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
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于此
累石爲墉門隘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
勤王開都督行府禡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
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
宋之不競未幾爲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天泰顚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談者胥謂從范子爲五湖之遊予向以爲然乃今知其終於沉墨子春秋末人也其所言當信泰顚閎夭世知爲十亂之佐而其始之出自漁獵學者或未能通知也嘗爲詁出

婦人性多妬忌而自古及今宮闈尤甚三代既降姬姒之風衰矣漢唐宋享國長久中閒女后

之賢係教養之深家法之盛此不足異完顏氏起自夷狄享國才百年其家教內則要之有愧中國而女后可書者予得二人焉曰大氏徒單氏徒單爲逆亮嫡母而常日鍾愛逆亮若己出大氏爲宗幹庶妾而敬事徒單始終不踰至死且謂亮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偕至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夫以二后之賢而不能轉化亮之兇悖非所謂下愚不移者耶永壽徒單宮位竟亮篡奪後尊稱者也

南唐歸宋後煜妻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覲每一入輙留數日出即涕泣罵詈後主宛轉避之蜀亡夫人花蕊者初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宫且召使燕見賦詩此二者古今記録當不誣也予謂三代而下惟宋仁厚之化與家法之正有古關雎麟趾之意而適有此豈非盛德累哉當時趙范劉盧等諸人方翊贊新朝乃不聞匡正咻可罪已花蕊能改齋漫録以為徐匡璋女或又謂青城費氏未知孰是

漢淮南王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罪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顏師古注比爲鄙謂眞二百石及秩比二百石者予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逾其滿歲爲眞始食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與爲眞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抉之以示學者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鷴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以死此其視太

宗犒前之犬其感恩猶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給事中同事一日偕宿于天寧寺給事早如厠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趿履而行急事急事某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字逸者洪武中以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爲樓上秀才
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爲朝貴中傷謫戍遼海
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
于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爲棺斂而歸之以此
參彼事時正恊然後知給事者亦有其人也
今世士大夫多喜學宋克書相目爲宋克體高
季迪爲南宮生傳爲克作也其言曰人謂生似婁
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晚稍厭事闔門寡將迎
闢一室庋歷代法書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

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閟希復執筆然則克之書法亦晉人之舊也其別生態度則學之者過巧耳又其贅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

按傳克本吳人是時張士誠據姑蘇渴於得士有言克於張欲致之幕下不可得將置之法竟以智免夫以克之尚氣喜兵身處僭據之地而卒不汚其僞命視夫介之思廉輩相去遠矣然

則其可重獨書也哉
大同地産黄鼠足短而體極肥絶類大鼠土人以水灌其穴俟其出而捕之以供珍饌權貴亖千里相贈遺嘗觀渑水燕談載契丹國産大鼠肥腯而味美名䶂貍止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説者謂爲竹鼦貍之類予意即此物也雖然今之原中人之家皆得食亦不復大珍貴矣大同石晉時入於契丹在宋爲外地云

雨山墨談卷之七

雨山墨談卷之八

吳興陳霆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遽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剌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唐秘史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磧宋方幸其阽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遂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己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儒者之論或謂成王之失或謂魯公之僭或謂成王未必有賜或謂惠公始以上請紛紛未决愚謂禮樂之賜王特用以康周公畢竟使用之公祀如前此汏丁莊伊尹用天子禮制之類當時伯禽受之將必納之公廟以昭天子之賜而已未遽用也至春秋之初王室不綱諸侯強僭於是惠公始以上請遂專輒用之而後世因併用於羣公之廟孟僖源一開末流未免如此然觀祝鮀之言其於伯

爵受封歷舉分物而屢數之曾不及天子禮樂之事陳氏因是有疑遂決謂成王未嘗有賜竊意魯所言周室分器以諸物乃舉伯禽就封之初時周公無恙也迨公薨之後周始賜以天子禮樂俾用之公廟耳然則魯之言其不及於禮樂者固有說哉

隋楊廣弑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云云蓋久之而不自覺其眞情之敗露也誠于

中形于外世固有如此者

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内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偕來反馬非禮故書所謂反馬者謂古人娶婦留其送馬既三月而後廟見蓋歷三月則天道小變而所娶者之成婦可見矣故以之見于廟而使之安于内於是乃反馬

文文山死宋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稚子皆知傳誦一時咏嘆者如所謂與日月爭

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彔相傳贊爲能白其心事如云死之日家亾七年厓山亾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終欲一死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爲而爲者也

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額頰高凸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而蘇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

覔只聞毛裏有聲傳緣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爲苦一旦或人問晚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展轉無着處予嘗冬夜擁衾頗爲多鬚所擾盡展轉措放總獲安寢以是知坡詩所云必嘗親歷而世傳其多髯或信然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

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餘之比然則南北各爲史固亦事理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旣而議脩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以金舊臣非不知宋爲正統私以宗國之故恥列於夷狄僭偽乃倡言元承金金承遼遼承晉爲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辯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爲靖康遊魂餘魄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蘄破其說而漫不見

省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畧倣南北史例三國各爲紀傳俾家自爲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當時不爲怪也後四明陳桱氏作通鑑續編謂宋爲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其下深寓春秋與奪之誼我　朝　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複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即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

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鎮以是而遂欲
與中國抗峙恐未爲定論也
宋余壽翁嘗上言洪範諸疇皆有衍文而四五
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
原文也盖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
官爲臺諫排擊而止予記蘇東坡葉石林張無
垢洪容齋諸公已嘗有是說仁山金氏既從而
改正之矣顧所正猶若未安而從星之解乃復
用蔡氏從民之欲之說又歲月日時無易本接

上文係徵而言而日月歲時旣易多字上無徵之語此本庶徵之傳今徒以歲月日時之字偶類遂亦附之於五紀是三者皆爲小誤故今不敢全用金氏之說而參以愚見爲補正五紀之文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盖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合天者必省之於人而後可稽之于天故王

省以歲卿士師尹以月日庶民則以星漢天文
書曰民勞則星動是庶民之省以星因其分也
蓋地位有貴賤高下故所省有大小遠近此歲
月日星之傳文然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則專
言曆數之所由起蓋曆數以紀歲而作歲以日
月之行而成日月之行以纏星辰之十二次而
有合朔故日循中道月麗九行則有冬有夏而
春秋舉矣月入于箕月入于壁則變寒之暑而

風雨應矣所謂從星風雨之語特以表月行之所在非專爲風雨占候言也曆數之作以紀日月之行度星辰之纏次是爲統日月星辰而秩歲功者也然則蔡氏所謂月以常行而從星之異好猶之卿士師尹有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其說幾於遷就矣又余氏謂諸疇皆有衍文今觀八政福極二疇俱無之福極之傳先儒謂混之皇極之內而八政之傳予反復一篇中久之而始有得蓋三德疇內惟辟作福三節是也夫三

德者聖人與世推移因物變化權其輕重而制其機宜于以納民于皇極者也如是則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弛張更迭爲用亦足矣不應復有作威作福等事且是二節陡然傑出與上文全不相涉足知簡之錯而詞之贅者也或者乃以操三德之權立說不思正直剛柔獨非三德撫世之大權乎以正直三者不爲三德之權以此三者必爲三德之事去枝之本而添蛇之足是俗經生穿鑿附會之說非心悟而獨得者也故

今移於八政疇末定其文曰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夫農用八政人君所以厚民也八政之中威福玉食具焉須其柄執自天子則天下常厚生之福何爲臣下專竊則厚民之具反爲殃民之地矣盖食貨民以養也而四海之奉專於一人祭祀

人所重也而百宰之供先之七廟是惟辟玉食也命司空以居民立司徒以敎登制賓禮以交際俾民康寧壽考而循禮好德是惟辟作福也司寇以詰奸刑亂六師以除殘去暴俾知憂瘐爲罪之所招而凶折乃上之所制是惟辟作威也斯三者爲八政之權而人君正德利用厚生之本臣而竊之害可知矣如此說條理甚明文義甚通尊經者宜首肯也五福六極本爲一疇則傳文亦宜總其後仁山以皇極之錯簡補之

是矣而亦有未愜者故亦更定于左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凡視仁山所補定者剔出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去其录附六極下惟辟作福二段使合於八政之疇而總其傳於六極之下以爲通論人君錫福用極之理若曰福極之柄雖在君而施用之別則視人善而與之福則人宜知勸惡而不加之極則以咎者亦無憚矣無虐煢獨戒其錫福之遺也無畏高明戒其用極之避也不協于極宜作六極之極解謂

人制行雖小失苟於用極之法未合而其位待有不得下惡者是雖不可錫以福然姑且納之是又勸之以容物也凡一時所見者如此同之君子苟無咎其析經較古則愚請析其衷

鶡冠子之書多言兵意其爲人乃鬼谷之類韓隨二氏止言其雜黃老刑名殆畧之耳王鈇篇言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成鳩氏者天皇氏也斯乃大道淵淼之世太上淳德之始而言其爲道乃用管子內政之術規以寓兵而文法計制

太詳且密此本春秋戰國之陰謀乃以是語三
皇以道化民之事謬亦甚矣
子華子信是贋作其文氣全不類國語左氏其
推尊仲尼有曰昔者吾友自鄒聞語於孔子而
不忘於心孔子之所忘其適人者遠矣曰眷主
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濟而弗肯渡鼓琴而
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
乃我所以行者也又曰仲尼天也其可遺物而
處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仲尼之轍迹則滿

矣而予皇暇之恤詳其尊向之意若在弟子之列夫周末諸子如莊列輩皆詆訾孔子不必推借子華子聚徒談道其名家久矣縱其知孔子然豈肯遽屈下如此哉此必後之學者徒見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有傾葢而語之事故因僞撰於篇而推尊之過不復自覺其非子華子之口語也況當傾葢之時孔子顧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則是子華子年在尊行故有先生之稱然則不可在弟子之列審矣又其篇中多何

以故之語此乃六朝文士翻譯佛書之言而執中一則殆類舉業論義所答晏子問黨亦類東漢黨論其曰鼯吟而鼬啼且曉昏而日昳也蒼莽躑躅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卻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乃近世習為文者之語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哉故吾決其偽作者必晉宋時人雖然其文字則妙矣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許

爲姚令言符即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詐晏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威詐作詔書即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弒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爲忠一以誣上而爲賊然其事適相類然可作談柄也

太公說封營丘東海上有居士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顧不

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
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
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
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太王者
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
孰與爲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寰中士大
夫不爲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蜀先主歸陶謙於徐州謙表爲豫州刺史後謙
病死其將佐以州奉迎先主謂陳登等曰袁公

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與之登等不從乃勉強承受後客荊州劉表所曾表卒子琮密請降魏或勸劫琮則荊州可有先主不然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自濟吾不忍也觀此二節則先主信義素明不欲爲悖德傷義之事審矣而孔明諸人破於伯圖乃勸其攻取劉璋不復顧信義百世之下不免於蹊田奪牛之議此豈先主本意也蓋先主寬仁大度素得衆心益州之舉使遲之數年待璋

自斃而徐取之於其子族善爲之所不然璋不能有其國或思所以自全而左右有爲之謀畫勸之遜避然後從容處之庶幾乎兩盡矣不知出此顧爲狠忍之舉豈非孔明諸人之罪哉而葉氏輩乃務爲掩護或者又舉商書兼弱攻昧之言而曲爲之說吾知其見斥於大賢君子也必矣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界限華夷辯別内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

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植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計其窺覦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競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尚在江左此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瑭亟於篡立乃割幽薊以賂契

丹中國險隘既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冊上
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
啓其桀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横開釁隙遂致其
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中物
矣後雖宋太宗英武竟弗克復燕雲之地南北
抗衡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亾而金緣以與金亾
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循用石
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
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歷數全歸于胡網

常淪㵀天地晦冥世運爲之極否而中國爲之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啓之也故予嘗云秦皇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猾夏之罪

兩山墨談卷之八

兩山墨談卷之九

吳興陳霆

草書入我　朝嘗以東海張汝弼爲第一蓋其操縱開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凡姿態横發不復襲前人哇哆疑張顛以後獨造三昧世所謂驚虵紏蚓未足喻也當時丐書者塞戶幾於鐵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沒世未久搜訪眞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

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蘇黄米蔡而
一壞殆非過論也
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
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至沈約
撰宋書符瑞志則謂燧人氏沒伏羲氏代之受
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其說正矣然又
謂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
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其爲說參錯不一
大抵皆出於緯書正不可信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國憂勤勤兮訴其辭意悲憤激決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敢文王之德所以爲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右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

洪容齋疑史記所紀帝王世次爲不可信其言

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總越十五傳歷千一百餘年王季之與商湯盖兄弟行也而世之相去凡六百年其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爲不然乎意十五王云者謂自后稷而至文凡歷十五有功德之君至文王乃始克平之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其以十五王之語而遂取信於周紀之十五傳則謬盖可見也

六安州人馬致遠為予言正統間為兒時隨其
父官四川時與母同載道武昌泊舟江滸岸有
二老媼以縫綴為業母命呼下將使理故衣見
其面有涅痕詢所以則偽漢陳理時宮人也偽
漢掠民間女配後宮例刺面為記因云理時被
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首之禮指武昌城北十
里地為當時自縛處又云予輩初隸偽漢宮後
友諒女下嫁因給為公主府婢于時駙馬最驕
貴坐據龍椅百官見者必四拜駙馬坐受後偽

瀆澱放遣宫人乃嫁爲民人妻老而孤㷀故業
此談久舟人催發乃遣去致遠又云時談僞朝
事頗多比以童㓜不能記迄今毋故久無從質
問盖可惜耳
禮大夫士去國則不當御婦人元祝脫南遷有
欲侍以女者辭曰我罪人也安敢及此得此禮
矣
凶年馳道不除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遊
幸省矣凡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須皆足病

原缺

民故馳道不除爲救荒之一也疏不明此意
淮水與淝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滙爲荆山湖
又北而荆塗兩山束爲峽出峽而東北會渦水
以東入于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
不知幾千年淮絶無患弘治十六七年内荆塗
峽間忽有水恠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
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船至湖
時遇恠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
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

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稍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神木如是者盖四五年正德以後習息人復見於渦河中已已歲予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黄河中未知信否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世俗寡識妄謂趕浪神木云耳盖此物鎖於龜山唐時爲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

而龜山至其渦口衝會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荆塗峽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祟孽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匱而妖沴之物因得逃脫天誅復出而魚鱉生民耶雖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瀆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瀆之中自昔固多怪矣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符順翼宣

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宫北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淵其内予嘗泊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將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懼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

其神物無敢動也。記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即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為別有說也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掣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為故物井中所有則在山頂理勢迥不通得無後人因前事而僞設歟抑桑海變更水洲漲與山一或井中別有泉道與外河通貫歟（按朱子楚詞辯證云昔傳僧伽降伏支祈事無稽）

六安茶爲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

與朝士之故舊者玉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貢與入詩增纖芽出土春雷動活火當鑪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醉客避清歡何時一酌中冷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一時賞重可知矣予謫官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産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於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壹白金一兩山谷寠民有鬻産賣子以買充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爲異也故茶在六安始爲利民而今爲民害則甚漢武

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即州南之麓
山行禮遂封爲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麥霄封
官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覩然而僅
給飛輓山民告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
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爲守劉翅家舉人以予
舊嘗蒞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踏槐曾作
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飄衡斗夜郡
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若春陽子勿外南山奏
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富民侯中

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民力也昔人云孝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子所爲六人者亦如此

東坡志林云武王之封武庚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其意蓋倣諸柳子柳之論封建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柳謂湯武以諸侯之力伐桀紂故不得不厚其封蘇謂武王以滅殷之舉傷人心故不得不存其徹自今觀之聖王封建亦謂神明之冑聖賢之後有不可以己私廢者豈專於利害之私慰悅之計哉

建康舊治治亭當鍾山佳處元文宗在金陵亭去行邸爲近常遊幸焉一日傳命且至住山道人寶琳者出宮門迎候移時見從官奉供帳及門則知上已至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

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冶亭者爲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充學士命侍臣模其詩畫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耳上曰當此大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見乎更謂之雪林且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

人動衆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鑰以待予之往來自是數至賓琳野人見上之樂佳乃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

黃氏澤曰三桓是文姜之子孫而春秋書法於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能無怒然卻又如此書此便是難說乎謂此等處恐是先世直史已如此書如南史董狐書弑君相

侶故雖後世子孫見之亦不得怨聖人但因舊史而筆之則自足示戒殊無待於創意也

春秋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黄楚望曰此事舊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聖人所重在存亡國楚惟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聖人忠厚愛人樂與人爲善之意若止以爲貶卻狹了聖經也說楚之伐陳本以討徵舒納二子爲說今殺徵舒而卻縣陳則二子無歸是食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歸故詳書之所以予

楚子謂興滅繼絶雖是楚人盛德事然聖經苟
欲與之自宜別有所書不當於其納罪人見也
二子從史君惡以是發徵舒之情故論陳侯之
弒陳國之亾二子不得辭罪其宜絶於陳明矣
楚不能誅已爲失刑又從而納之較之事理大
爲非順說春秋者顧謂聖人因以與楚豈所以
示後世哉

齊崔杼弒莊公晏嬰立于門外或曰盍入而死
乎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亾則亾之若

爲已死已亾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自今言之夫人臣之道雖曰有死無貳然使始則陷君于惡終則從君于昏然而自詭曰能死亦豈君子所與哉此又晏子言外意也他日晏子告景公曰忠臣之事君有難不死出亾不送夫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亾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亾而送是詐爲也三復斯言則有國者臨難而欲責臣下

以死其亦當自反也矣

賈似道貶循州沿路占牌頭云三朝元老手執一白扇題云一場春夢行至建寧府鄭虎臣至悉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奄有之制其出入節其飲食窘辱備至似道不堪其苦初似道在相位當要鄭姓者殺已於是朝士有姓鄭者皆以事去之適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也虎臣之遣也但謂福王與芮素惡賈故欲使之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仪帥閩有請

名福邸干政伋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辦丘淵藏有水患民訴者千餘人伋繫曰不能決淵陰嗾民突入擊伋伋窘逃避於廁掠其家而去侶道聞之乃寵伋命捕淵欲誅之淵匿於王所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以示侶道曰奴奴書也既相當何如侶道不得已竄其事故丘淵深憾侶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侶道敗遣虎臣者淵也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莫知為何人今按

晉中書監荀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市肆中叫呼大嚎時或箕踞哭歌詼諧縱謔旁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外過大閱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當胡人若等姑識之必龍

騎曰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噫吁長
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
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
韓蘄王拒金人於淮西力頗不敵時有趙九齡
者獻策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衆頗易其言未
之信也俄而虜師退世忠請上奮戰虜酋使謂
曰聞南朝欲決水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耶
自是九齡爲時知重建炎南渡岳武穆彷徨江
上未知攸適武穆軍令餓死不擄掠時以乏糧

不得已將謀抄掠九齡以舊嘗識岳乃往說其移軍陽羨州司給之食飛得無他後有薦九齡於趙丞相鼎者方欲用之會遇讒不果九齡自是屏居不出卒以老死嗟乎世未嘗乏才也以韓岳二大將而尚賴一九齡以挫强敵全約束度其抱負與見之運用必有大過人者然卒不能和讒者之口潦倒終身不復憫惜是豈得諉曰造物者忌之而已昔武后覩駱賓王所草檄嘆曰有才如此而不得用宰相之過也嗚呼令

之執人才之柄者槪此宜留意矣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竇黙劉秉忠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相傳道統爲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爲中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爲之辭嗚呼使覩於此言宜愧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

主君子生斯世為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于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吾意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兩山墨談卷之九